

# 盛世王妃

完结篇

上

你欠我的，我已经自己讨了回来。  
你的江山，你的筹谋，你的大业，如今都已经毁了。  
现在，只要你的命，你我之间便已两清……

千山茶客 著

相爱相杀 阴谋算计  
噫心蛊毒 生死之谜

她是蒋阮，  
一朝被人利用，  
背负祸国妖女之名；  
他是萧韶，锦衣卫头领，  
为报仇背负贼子之名。

SHENGSHI  
WANGFEI

从敌对到相互扶持，  
再到身份之谜被揭开，  
他们能否携手攻破南疆和  
大锦的惊天阴谋……

精彩大结局，完美上演……



悦读纪  
ENJOY READING ERA  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 盛世玉妃

完结篇

千山茶客 著

ISBN 7-5333-2012-2  
定价：28.00元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盛世王妃：完结篇：全2册 / 千山茶客著. —南京：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  
ISBN 978-7-5399-7115-5

I. ①盛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8090号

书 名 盛世王妃·完结篇  
作 者 千山茶客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孙红彦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孙红彦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423千字  
印 张 30  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，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15-5  
定 价 58.0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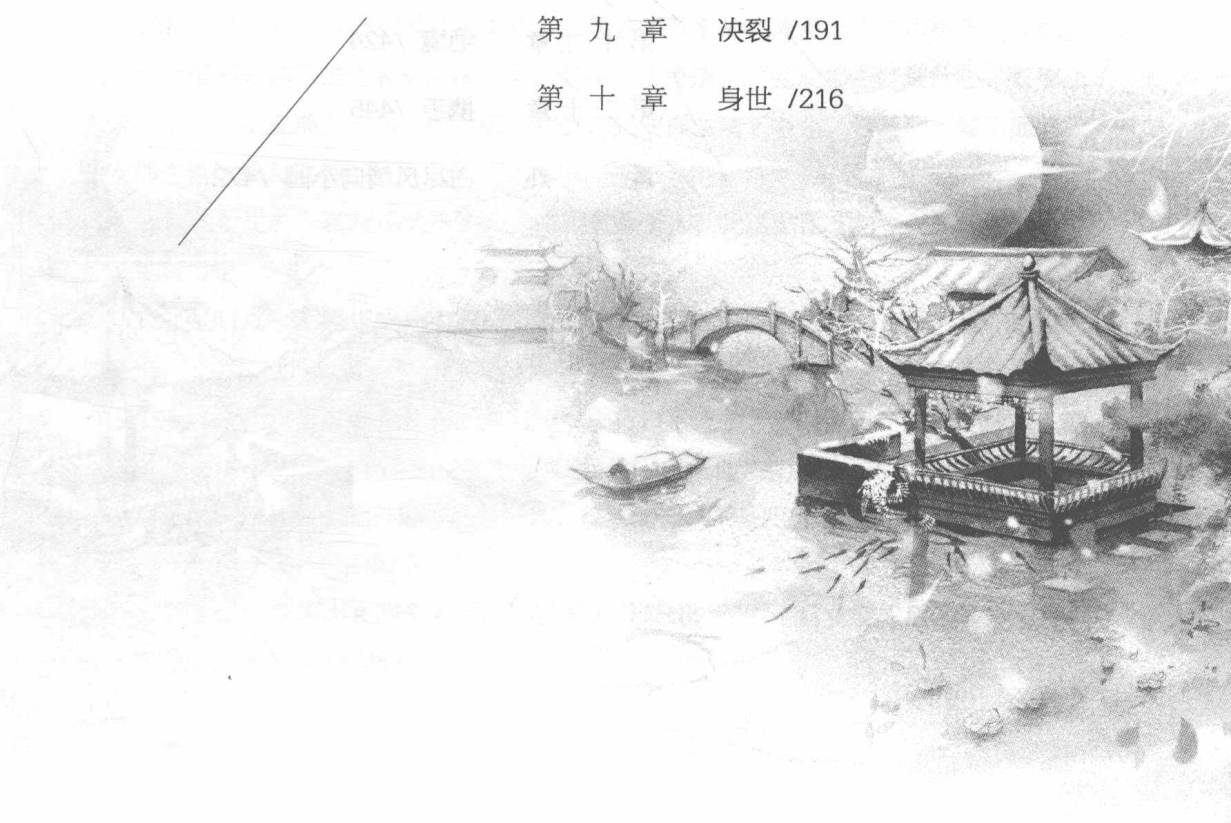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盛世王妃

完结篇

## 目录【上】 CONTENTS

- 第一章 嫁祸 /1
- 第二章 赐婚 /22
- 第三章 作孽 /47
- 第四章 火烧 /70
- 第五章 营救 /103
- 第六章 喜事 /128
- 第七章 秘密 /157
- 第八章 母子 /173
- 第九章 决裂 /191
- 第十章 身世 /216



# 盛世危

完结篇

## 目录【下】 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真相 /237
- 第十二章 波折 /267
- 第十三章 嫌隙 /284
- 第十四章 默契 /306
- 第十五章 余孽 /322
- 第十六章 真假 /347
- 第十七章 虎穴 /362
- 第十八章 天子 /396
- 第十九章 绝境 /424
- 第二十章 携手 /445
- 番外 占尽风情向小园 /472



## 第一章 嫁祸

和怡郡主的尸体横躺在面前，两个宫女尖叫着“杀人了”，可虽然如此，她们的声音却控制得极好，并不至于被更远地方的人听到，而她们的神情，似乎也并不怕被人听见。

其中一个宫女指着蒋阮道：“你竟杀了郡主！”

蒋阮淡道：“哦，何以见得？”

她从方才到现在神情都没什么变化，这般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更让人心中摸不清底细。两个宫女虽不安却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其中一人怒道：“弘安郡主好狠的心，奴婢二人亲眼所见，弘安郡主与和怡郡主起了冲突，弘安郡主痛下杀手，便是到了陛下面前，弘安郡主也是杀人凶手！”

“亲眼所见？”蒋阮低低一笑，“你们有两个人，我这里也有两个人，如何你们说的就是真相呢？”

白芷经过最初的恐惧之后也冷静下来，听蒋阮这么说立刻道：“正是，我们姑娘来的时候，郡主早已没气了。”

宫女没料到蒋阮现在竟还有心思与她们进行口舌之争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。就在此时，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郡主果真胆识过人，大敌当前谈笑风生，本殿自愧弗如。”

蒋阮转过身。自走廊外翩翩而来一人，褐衣简饰，不是四皇子宣朗又是谁？

蒋阮微微一笑：“四殿下。”

“郡主，现在可不止两个人了。”宣朗笑得亲切，“两个宫女说的话不够分量，不知道本殿下的话作不作得数？”

露珠和白芷都恨恨地盯着宣朗。若是宣朗真的出来做证，蒋阮是完全占不到上风的，尤其是在眼下蒋信之下落不明的时候。

“四殿下不妨开门见山。”蒋阮叹息一声，“这样绕着圈子说话，实在是很累。”

宣朗点头：“本殿下相信郡主方才只是一时冲动，并不是故意为之。郡主既然是八弟的心上人，本殿下也不会过多为难郡主的。”

蒋阮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宣朗。

即使遭到了蒋阮冷落，宣朗还是微笑着继续道：“此事虽到了眼下境地，却非全无生机。若说这宫中还能有谁可以保得住郡主，便只有八弟了。”

“如何保住？”

宣朗顿了顿，道：“至少八弟能想法子将此事掩过，不让郡主受委屈。”

蒋阮似是终于有些不耐烦，问：“我与八殿下也不过泛泛之交，如何能得他庇护？”

“郡主莫要这么说。”宣朗面上一喜，立刻侃侃而谈，“郡主是八弟的心上人，八弟如何会袖手旁观？且如今蒋副将在边关下落不明，郡主在宫中的日子水深火热，倒不如进八弟府上，反是长久之道。”

宣朗一边说话一边观察蒋阮的表情，心中有些紧张。他跟了宣离这么多年，对宣离的心思也摸得到一点。若能以此事拿捏蒋阮，让蒋阮嫁给宣离，绝对比找个替罪羔羊更能让宣离高兴。若功成，宣离必然会给他记上一功。

在宣朗看来，女人都是一样，再厉害的女人，到了某些时候，除了示弱和求饶，一无是处，就如同当初的和怡郡主。

蒋阮淡淡反问：“八殿下布置这么一出戏，就是为了逼嫁？也实在太看得起我了。”

“郡主千万别妄自菲薄。”宣朗一笑，“在八弟心中，任何人都比不上郡主珍贵。”

蒋阮一顿。这话宣离前生经常说，如今从宣朗嘴里听到，蒋阮只觉得讽刺：“四殿下惯会说好话，”她笑道，“却不知是不是别人家的狗当久了，只会拣好听的说。”

“你——”宣朗脸色一变，随即铁青着脸，对蒋阮道，“本殿一片好心，郡主却恶言相向，实在是让人心中遗憾。”

“你大可不必遗憾，”蒋阮漫不经心地看了地上的尸体一眼，“就算你要说人是我杀的也无所谓，我不会嫁给宣离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宣朗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“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今日众目睽睽之下你杀了和怡，就是犯了大罪，和怡是父皇最宠爱的女儿，你只是尚书府半路册封的郡主，就是皇祖母也保不了你。蒋副将在边关又出了事，这个时候你杀了和怡郡主，你知道朝廷会怎么说？”宣朗声音含着几分恐吓，“你与蒋信之早已

存了逆反之心，里应外合，想要践踏皇家的尊严，出卖大锦朝的土地！你能活着进大狱，却不能活着出来！”

一番话直说得露珠和白芷都变了脸色，暗恨宣朗无耻。一旦蒋阮被冠上谋害郡主的罪名，只怕很难从此事中脱身。

“多谢四殿下提点。”蒋阮轻轻颌首，“果真令我大开眼界。”

“到了如此地步，你还不肯改变主意吗？”宣朗不可置信道。

“四殿下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送大牢也好，告御状也好。总之，我，不可能嫁给宣离。”

宣朗看了蒋阮半晌，终于道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你为何不愿意嫁给八弟，你们可有过节？”

“或许是前世的仇怨。”蒋阮眸光沉冷，“重要的是，太恶心了。”

“恶心？”宣朗呆住。

“对。恶心。”

萧韶方从宫里出来，刚要翻身上马，便见锦二一个跟头栽倒在他面前，脸上少见地带了几分严肃，他说：“不好了，主子，蒋小姐被抓到大牢去了。”

萧韶眸色一沉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四皇子几个宫女亲眼见到蒋小姐杀了和怡郡主，后来便来了人，证据确凿，淑妃大怒，如今正在求皇上做主。皇后也没办法，只能先下令让刑部的人将蒋小姐关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萧韶问。

“晌午的时候。”锦二道。萧韶在宫里办其他事情，这不刚出宫他才撵上来，离蒋阮被抓已经过了三个时辰，也不知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和怡郡主是皇帝最疼爱的小女儿，蒋阮杀了和怡郡主，这罪名足够令皇帝勃然大怒之下处置了蒋阮。

萧韶掉转马头：“去刑部看看。”

还未扬鞭，便又听得一个声音道：“主子！”

锦三匆匆忙忙地从外头赶来，扫了一眼周围，低声道：“天竺想要见您一面。”

天竺是蒋阮的贴身丫鬟，此刻来访，指不定就是替蒋阮捎口信的。

萧韶略略思索一下，才道：“让她来易宝阁。”

外头人多眼杂，天竺毕竟是蒋阮的丫鬟，若是落入有心之人的眼里，难免拿此事做文章。

锦三领命离去。

不过一炷香的工夫，萧韶端坐在易宝阁的暗室里，天竺伏身跪地道：“主子。”

“她说了什么？”萧韶问。



“姑娘什么也没说。”天竺道。

萧韶黑眸闪过一丝异光，抿了抿唇，垂眸不语。

“姑娘早已料到今日之事。”天竺不等萧韶发问，便自顾自地说道，“和怡郡主的死也是姑娘一手安排的，不过和怡郡主并非姑娘所杀。杀和怡郡主的另有其人，今日是有人污蔑于她。姑娘早已有了布置，早在之前便让属下将一封信交给了国师慧觉，应当是留有后手，主子不必太过担忧。”

萧韶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你把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一遍。”

“主子可是想要帮姑娘一把？”天竺抬起头问。

萧韶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是。”

“主子不可。”天竺开口，“此事姑娘已经拿定主意，主子最好还是不要插手。”

锦二和锦三都皱了皱眉。天竺这样的举动已是十分逾矩，身为同僚的他们都有些吃惊。

“我不会袖手旁观，也不会让她被任何人欺负。”萧韶淡淡道，语气中却已经带了寒意。

天竺短暂地犹豫了一下，却还是继续道：“属下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如今主子离京的日子迫在眉睫，主子在京城尚且能保护姑娘，可离京后呢？就算主子将姑娘保护在锦英王府，也未必是万事顺遂，盯着锦英王府的人如过江之鲫，姑娘的日子又哪里能轻松得起来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本王连保护她的能力都没有？”萧韶眯了眯眼，这一次开口却是缓慢了许多。

锦二和锦三忙对天竺使眼色。萧韶此刻本就心情不好，天竺这是自个儿往火枪上撞。

天竺道：“主子难道希望站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凡事都要靠主子保护的大家闺秀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锦英王府怕是养不了这样的娇花，王府需要的是在刀枪风雨中屹立的女子，不是一个绣花枕头！”

锦二和锦三张了张嘴。天竺怎么敢这样对萧韶说话，难不成是跟着少夫人待得太久，变得无法无天了？

“这些日子属下跟着姑娘，知道姑娘绝非是需要人保护的娇娇女，她比属下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子都要坚强。主子心里也清楚，姑娘不喜欢凡事都有别人为她解决，尤其是……对付敌人，姑娘喜欢亲手解决。”

萧韶垂下眸，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袖子。蒋阮在报仇的事情上有一种几乎疯狂的执着，这点他深有体会，天竺没有说谎。

“姑娘早已有了布置和筹谋，此次吃亏的人必定不是姑娘而是对方，主子真心喜欢姑娘的话，不該是凡事为她掌控，姑娘不是愿意被掌控之人。”

天竺道：“属下斗胆猜测姑娘的心思，恳求主子不要插手此事，求主子责罚。”

天竺失声叫了出来。锦二锦三也僵在原地。锦衣卫的腰牌还给夜枫，就意味着从锦衣卫中除名，再也不可能回到锦衣卫中了。

萧韶看着跪在底下的人，挑了挑眉，沉默半晌，才道：“你起来吧。”

天竺顿了顿，站起身来，仍是低着头。只听萧韶道：“把腰牌还给夜枫。”

“主子！”天竺失声叫了出来。锦二锦三也僵在原地。锦衣卫的腰牌还给夜枫，就意味着从锦衣卫中除名，再也不可能回到锦衣卫中了。

萧韶看着一脸沮丧的天竺，淡淡道：“你已经不适合待在锦衣卫了。”默了默，他道：“从此以后，你只有蒋阮一个主子，好好保护她。”

天竺愣了愣，抬头看向萧韶，却发现萧韶的表情并非生气，倒像是嘱托。

他把他心中看重的人交到了她手上，这是对她的信任。

天竺眼睛一热，险些就要掉下泪来。她离开了锦衣卫，去保护主子喜欢的女子，那个女子也有如主子一般坚韧的心性和铁血的手腕，所以，天竺心中虽然难过，却不会因此而悲伤太久。因为，她值得。

她垂下头，重新跪了下来，朝萧韶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，掷地有声道：“属下多谢少主栽培之恩。”

萧韶神情似也被微微触动，低声道：“去吧。”

蒋阮被关入大牢的事情传到宣离耳中时，宣离脸色甚至比萧韶还要难看几分。

“恶心？”他低低咀嚼这两个字，胸中突然生出一股无言的怒火，猛地将手中茶盏摔碎在地。

她竟然敢！她竟然敢这么做！

即使被关进大牢也不愿嫁给他，还说出“恶心”二字。蒋阮待他如此刻薄的原因想来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萧韶。

在男女之事上，宣离从来所向披靡。女人在他眼中也不过是蠢物罢了，蒋阮本与他没什么干系，只是每次看见她，宣离心中都会有一种怪异的感觉，就好像这个女子本就是属于他的一般。这种占有欲在蒋阮选择萧韶的时候被全部激发出来，让宣离想起许多年前的往事。

当初迦南山，八歧先生门下曾收十名弟子，萧韶是八歧先生收的第三个弟子，排行第三，为三师兄，他排行第八，要尊萧韶一声师兄。

萧韶拜入师门的时候，锦英王府还未曾出事，他性子淡淡，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，八歧先生便将每一样都教给他一点，全靠他的造化。萧韶领悟能力惊人，也将每一样学得炉火纯青。

宣离自小便不甘屈于人后，每日刻苦修习却也及不上萧韶。少年人总是争强好胜的，况且萧韶总是一副冷淡的模样，日积月累，终于让宣离心生不满。他不甘自己要很努力

才能得到的东西，萧韶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。

后来锦英王府出事，宣离内心还很是快意了一回，可即便如此，皇帝对萧韶反而器重起来。萧韶掌管三十万锦衣卫，宣离对他有所忌惮，这么多年，他与萧韶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。直到遇到蒋阮，宣离这才发现，内心中对萧韶的怨气和嫉妒这么多年从未变过。

“萧韶那边有什么动静？”宣离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问道。

“回殿下，萧王爷没有动手。”底下人回道。

宣离心中冷笑。萧韶此人眼高于顶，当初在迦南山上的时候就十分冷淡，蒋阮那个愚蠢的女人，既然为了萧韶拒绝他，就不妨让她看清楚萧韶有多么无情冷酷。更何况……宣离突然轻轻一笑，萧韶向皇帝请婚的事情朝臣皆知，上一刻还在向皇帝请婚，下一刻心上人人狱却不闻不问，本就有乱臣贼子的名头，这下子名声更是要一落千丈了。

思及此，短短一瞬间，宣离方才的不悦一扫而空。他朗声道：“你去派人继续盯着锦英王府，看萧韶有什么动静。”

“是。”属下领命离去，宣离往座椅一靠，把玩着手上的扳指，慢慢笑了起来。

见风使舵自古以来便是人的本性，在尚书府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阮居里的下人婆子们惶惶不安，蒋阮入狱的消息一经传来，有那心思灵敏的便早已倒戈相向，弃了旧主转奔新主。

杀人若是被人瞧见，有人证便十有八九跑不了罪名，尤其这还是一国皇子做证。

院子里，红缨正扶着肚子躺在软椅上晒太阳，桌对面坐着的正是蒋丹，她细细拈了一块糕点放在嘴里，轻轻咬了一口，笑道：“这糕是做得不错。”

“老爷从外头请来的厨子。”红缨浑不在意道，“四小姐过几日就去宫里了，这府里的糕点鄙陋，不要嫌弃才是。”

“姨娘哪里的话，”蒋丹笑得谦卑，“宫中也并非表面上那般容易过活，看大姐姐不就是在宫里出了事。”她神色黯淡下来，“还指望进宫得大姐姐照拂，不想出了这等事情。”

“世事无常。”红缨跟着感叹了一句，看向蒋丹，“不过四小姐瞧着却是个福厚的，此次进宫应当能得圣宠眷顾，日后蒋府的荣耀还都要系在你身上。”

“姨娘莫要打趣我。”蒋丹低下头，眸中却飞快地闪过一丝精光，状似无意地问道，“不过如今大姐姐入狱，父亲可想了什么好法子将大姐姐救出来？”

红缨端起面前的茶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，才道：“大小姐这一次捅的是天大的娄子，如今宫里的淑妃娘娘震怒，陛下痛失爱女，你父亲去求情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”

蒋丹沾着糕点的手指微微一顿，换了一个担忧的神情：“那父亲的意思是撒手不管了？”

“老爷也是有心无力。”红缨看着自己涂了蔻丹的指尖，“大小姐是蒋府里的人，自然明白该在什么时候做出牺牲，总不能为了她一个人，将全府人的性命都置之不顾吧。”

御书房中，皇帝看向面前的青年太傅：“朕不知道柳太傅，何时对弘安郡主的事情这般关心了？”

“微臣尽分内之事，且此事疑点颇多，不妨再等等，刑部的人调查些时日，开堂审理也让天下人信服。”柳敏第一次面对皇帝质疑的目光，却仍是神情坦荡。

啪的一声，一本折子重重摔到柳敏身上，皇帝沉着脸低喝一声：“朕在问你，何时对弘安郡主的事情这般关心起来！”

一国之君，宫中耳目遍布，平日里也难免会听到什么风声，皇帝对柳敏已然心生不喜。柳敏却仍站得笔直，连脸色也未曾变一分，低声道：“微臣尽臣子之事，与私心无关。”

李公公瞥了一眼对面的人。年轻人光风霁月，生得一派温文，骨子里却有文人的倔强和孤傲。这人本是皇帝特意为了大锦将来的江山培养的，如今却是触了皇帝的逆鳞。李公公心中揣摩着，下午赵老将军已然来过一趟，懿德太后也发了话，萧韶那边虽没有发话，以他的性子也不会袖手旁观，如今连柳敏都说上了，弘安郡主果真不是个普通人。

皇帝冷冷地盯了柳敏半晌，突然狠狠一拍桌子：“好一个和私心无关！既然你们人人都为弘安说情，朕再宽限几天又如何？朕倒要看看，你们还能拿出什么证据！滚出去！”

皇帝龙颜大怒，柳敏只低声行礼便退了出去。李公公轻言安抚道：“陛下不必太过忧心，柳太傅说得也不无道理，此事怕是有蹊跷，就怕有心之人拿来做文章，再多宽限几日也好。”

“你当朕糊涂了不成？”皇帝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桌上的折子，“朕只是不明白，怎么一个两个都中了蒋阮的毒，莫非真是妖女不成？”

……

柳敏离开御书房后，出了宫，竟是一路到了刑部关押囚犯的大牢。牢头见了他先是一愣，随即有些仓皇地起来迎接：“不知太傅大人前来，可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来见一个人。”柳敏微微皱了皱眉，从袖中摸出一枚银锭递到了牢头手里。

牢头受宠若惊地接过来，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太傅大人有什么事直接与小的说一声便是了，只要能行方便的，小的一定尽力而为。太傅大人是要看哪一位？”

“弘安郡主。”柳敏道。

蒋阮被关在大牢最里间，虽说定刑还未决断，可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了她此次在劫难逃——杀了一国郡主，焉有全身而退的道理。

柳敏走到最里头的时候，一眼便看见蒋阮靠着墙坐在地上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“郡主。”他开口喊道。

蒋阮回过神，抬头看见他，目光中闪过一丝愕然，随即微笑道：“柳太傅。”

柳敏在牢前蹲下来，隔着栅栏与她对视。蒋阮衣衫完好洁净，想来也没有受什么苦楚，应当是有人为她打点好了这些。

“柳太傅过来，有何贵干？”蒋阮见他不语，开口问道。

柳敏看了她一眼：“我……来看看你。”顿了顿，他道：“你可还好？”

这青年眸中难掩情意，蒋阮又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，微微皱了皱眉，随即展颜一笑：

“我很好，劳烦太傅费心。”

她总是这般客气有余，柳敏心中微涩，想到今日之事，正色道：“我相信你，和怡郡主不是你杀的。”

柳敏觉得，蒋阮虽看着薄凉，私心里却是极良善的，否则当初看见和怡郡主欺负十三皇子的时候也不会出手相救了。

“自然不是我杀的，”蒋阮看着他，“我没有必要杀她。”

听见蒋阮的话，柳敏表情又亮了几分，他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来的。”

“多谢柳太傅。”蒋阮沉吟一下，“不过此事我自有主张，总有一日事情会水落石出，柳太傅不必太过挂怀。”

柳敏眼中有些失望的神色一闪而过：“你并非拿我做朋友。”不等蒋阮开口，他又道：“当初你帮过我，如今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。古人云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我的命运因你而改写，我、我若不报答，那我柳敏成什么人了？”

沉默半晌，蒋阮才摇头道：“柳太傅为人赤诚，我自愿意诚心相交，只是此时我确有主意，太傅贸然相助反而不好，不若日后我有麻烦的时候，再请柳太傅出手，那时候柳太傅不要拒绝才好。”

“我自是不可能拒绝的。”柳敏急忙道。微弱的灯火下，蒋阮眸光若水，五官更显艳美无瑕，他心中一动，原先一直想要说的话一时不察便脱口而出：“你、你可愿得我庇护？”

蒋阮愕然看向他。

柳敏清俊的脸有些泛红，目光中全是笨拙的羞怯：“我、我恋慕郡主许久。如今郡主在朝中举步维艰，此事便可看出朝中想要陷害郡主的人不在少数，防不胜防。若是郡主能在此时嫁入别家，到底可有一层庇护。柳敏不才，虽无大功立业，却也想要庇佑郡主一生。我会尽我一身的本事，保护郡主，不让郡主受一丁点委屈。”

蒋阮沉默。上一世柳敏究竟是个什么结局，直到最后她也没看到，想来以柳敏的才华，若是不能为宣离所用，也应当难逃一死。

“我……”

蒋阮正要开口，只听得前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似乎还带着微微的不悦。

“她不必得你庇护，因为她是我的人。”

身影自暗处走出来，纯黑的袍角一摆，在暗处里也生出些金色的华丽。萧韶走到牢门前面，淡淡地瞥了一眼柳敏，又看了一眼蒋阮，将手中的篮子从小窗递了进去：“王府厨子做的点心，还有些衣物，夜里凉，不要受了风寒。”

他似乎还有些不高兴，语气也硬邦邦的，偏生一举一动都在述说他和蒋阮关系匪浅的意思。柳敏被萧韶一句“她是我的人”给震在了原地，脸色登时就变了。

锦三在后面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，主子这醋劲儿也实在太大了。锦四回头一说柳太傅今几个去了一趟御书房又去了刑部大牢，萧韶就马不停蹄地赶来。要是换了她是柳太傅，早一个拳头干翻萧韶了。当然，她是打不过萧韶的，柳敏一个文弱书生就更打不过了。

柳敏站起身来，看着萧韶怒道：“萧王爷说话还请负些责任。”他神情颇有些愤愤，“这样于弘安郡主的名声何解？”

“阿阮，”萧韶看也不看柳敏，对蒋阮道，“三日后公审，你放心。”

这一句“阿阮”直喊得蒋阮有些转不过弯儿来，足足愣了片刻才回过神。却不知她发愣的举动落在柳敏眼中便是默认，登时变了脸色。蒋阮瞧见柳敏神情，心中一动，随即对萧韶笑了一笑：“好，有你在，我自是不怕的。”

锦三同情地看着柳大太傅。如果萧韶的话已经给了柳敏致命一击，蒋阮此刻笑靥如花的回话便是又狠狠地补上了一刀。

柳敏动了动嘴唇，才从嘴里艰难地挤出了几个字：“如此，郡主，柳敏先告辞了。”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，背影怎么看都透露出几分伤感。

蒋阮还盯着柳敏的背影看，冷不防萧韶走到她面前挡住了视线。蒋阮抬头，萧韶俯视着她，道：“不用看，他走了。”

蒋阮深吸一口气：“萧韶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不来，你就变成太傅夫人了。”萧韶提醒道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不会入太傅府。”蒋阮道，“真嫁给他，他的仕途便到头了。”

“你处处为他着想，难怪他误会。”

“你今日不请自来，不也让他误会了吗？”蒋阮道，“他以后不会再误会了。”

萧韶蹙着眉，薄薄的唇紧抿，虽然心中不悦，只蒋阮都如此说了，便垂下眸，淡淡道：“嗯，你以后也不要再见他了。”

这人怎生如此霸道！蒋阮气闷，道：“此事天竺应当与你说了，我已有了主张，你

不必插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萧韶低声道，“你只管放手去做，万事有我。”

话说得让人安心，蒋阮低头：“多谢。”

萧韶道：“若你能寻我帮助，其实我会更高兴。”

“不必，”蒋阮果然拒绝了他，“后宅是女子的战场，如我大哥，他在战场上战无不胜，我自然也有我自己的法子，在这深宫后宅中，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萧韶伸出手，最后还是按了按她的肩，道：“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”

宫里资格最老的仵作吴明对着和怡郡主的尸体深深叹息了一声，这才取下了手上戴着的布套子，擦了擦额上的汗：“回大人，和怡郡主是被人在腹部捅了一刀，失血过多而死的。四殿下说的时辰也没错。”

主管刑部的廷尉罗大人垂眸思索了一会儿，吩咐身边人道：“你去将仵作检验结果写进案宗，剩下几个随我再去一次现场。”

皇帝已经下了死命令，三日后开堂审理。弘安郡主一案看似普通，背后却涉及多方势力，一个不小心判决得不对，造成朝中势力失衡，于他都是无尽的灾难。

况且弘安郡主一案，一边是皇帝、淑妃、四皇子，一边是懿德太后、赵光、萧韶，哪边都是他得罪不起的。一想到要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罗大人就忍不住叹息一声，心中思虑重重。

而八皇子府上，宣离正把玩着手中洁白的瓷酒杯，轻轻摇晃着杯中美酒，笑道：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

底下的人忙恭敬地回道：“回殿下，都已经办妥了，那仵作也验过了，没有问题。”

宣离在宫中把握风向多年，想在和怡郡主的尸体上动些手脚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仵作验完尸便是物证，有宣朗这个人证，罪名便板上钉钉。

世上最难以容忍的就是求而不得，一个女人罢了，既然求而不得，便弃而杀之，无毒不丈夫。

“实在对不住，郡主。”

三日后。

淑芳宫中，眉目美艳的女子一身华服，高高在上，只是眉眼间难掩杀气。

身边的宫女递上茶水：“娘娘，喝过茶，便该旁观御前公审了。”

淑妃接过宫女手中的茶水抿了一口，冷笑一声。

和怡郡主虽然飞扬跋扈，可到底也是她肚里掉下来的肉，这么多年锦衣玉食地娇养着，

却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

此案牵连甚广，她去皇帝那里哭闹了一番，皇帝也答应要为和怡郡主做主，夫妻这么多年，皇帝的情绪淑妃到底也能把握一两分，自然是看得出来，皇帝对蒋阮已经有了不喜之意。

正因为此案牵连之人都是皇家族人，甚至有懿德太后插手，皇帝同意御前亲审。自开国以来，御前亲审的事情也不过出了一两件，还都是涉及前开国元老的朝中大事，如这样的皇家纠葛入御前亲审，这是第一次。淑妃自己知道，为蒋阮求情的，除了赵光一家和懿德太后，连锦英王萧韶、太子太傅柳敏和总兵大人府上小公子辜易也在其中。每每想到此处，淑妃就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锦英王也在吧？”淑妃放下茶杯，语气阴狠地问道。

“回娘娘，锦英王已经先去了。”宫女回道。

淑妃慢慢捏紧双拳。和怡郡主既然为萧韶丢了命，那蒋阮作为萧韶的心上人，无论如何都要给和怡郡主赔命。只要一想到萧韶愤怒的眼神和蒋阮绝望的模样，淑妃心中便感到一种深切的快意。

蒋丹随新进的秀女一道入宫，居住在小院内。院中俱是如花似玉的二八少女，莺莺燕燕，好不热闹。

蒋丹静静地坐在前厅里，面上带着羞怯的笑意，这样的模样最不容易让人心生防备，所以很快这群少女便将她看作了自己人。

侍郎家的庶女便道：“姐妹们，不知你们听说没有，今日便是弘安郡主杀害和怡郡主一案公审的日子。”

“这么一说我倒是想了起来，可不就是今日。”另一名女子闻言附和道，“只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出去，不能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听见她语气中颇觉得遗憾，这群女子俱是年轻好奇的年纪，一时间也都有些失望。

蒋丹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一切，神色如常，仿佛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一般。

“不过是杀人的案子，有什么可看的。”说话的女子父亲在刑部供职，道，“我听我爹说过，和怡郡主这案子几乎没什么可审的了。乍作也验了，又有四殿下这样的人证，谋害皇家子嗣是杀头的大罪，谁也保不了她。”

“弘安郡主胆子也忒大了。”一人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看向蒋丹，“她不是你的嫡姐吗？你瞧着这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蒋丹微微一愣，随即摇头道：“这事……我也不甚清楚，我不过是一介庶女，哪里有资格插手这些事情？”



“那她平日里在府里也是这般凶悍的？”有人好奇地问，“你可被她打骂过？”

蒋阮摇头，目光却是飞快闪过一丝惶恐：“没有，大姐姐从未打过我。”

她越是这么说，闪躲的眼神越是显得有几分可疑，众人顿了然。

屋中不起眼的角落，此刻还静静坐着一人。她听着众人对于蒋阮的谈论，面上便带了几分厌恶。这人正是董盈儿。

依照她与蒋阮的交情，董盈儿自是要上前理论一番的，不过如今却只是坐在一旁，冷眼旁观众人的议论。她脑中想起的是当初她要被送进宫时，哭着恳求蒋阮的时候，蒋阮却道与她何干。

世上之事大抵无常，董盈儿心中不知为何竟然有了些微的痛快，譬如此刻蒋阮身陷囹圄，被人污蔑杀了和怡郡主，如那些秀女口中所说的难逃一劫，又与她何干？

殿中的公审还是要开始的。

皇帝一身明黄龙袍，高高在上，望着观审的一众文武百官，自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。

今日这场御前公审，与其说让文武百官来观审以示公正，倒不如说是杀鸡儆猴。这些时日来，朝廷中有些势力按捺不住蠢蠢欲动，自是被皇帝看在眼里，也需要敲打一番那些见风使舵还在观望的。今日皇帝就要借着审案的事情来杀杀他们的威风，让天下人看看，这江山，到底是谁说了算！

李公公眼观鼻鼻观心，默默地站在皇帝身后。罗廷尉反而站到了一边，吩咐人将罪犯带上来，便听见外头有人喝道：“犯人到——”

蒋阮一身雪白囚衣，被两个侍卫押着进来了。她面带微笑，神色沉静，甚至带着几分闲适，像是带着两个小厮出来巡游一般。

坐在旁座的淑妃见状，眸光不由得微微一闪，眼中划过一丝愤恨。

蒋阮目光落向百官之前的黑衣青年上。今日他穿着一件黑色绣金蟒的一品朝服，越发显得丰神玉立，即便在不乏天之骄子的人群中依旧是最惹眼的一个。

注意到蒋阮看过来的目光，萧韶眼中闪过一丝笑意。

这样的眼神互动落在柳敏眼中，让他觉得难受得出奇。他微微别过头去，不再看这让人心中生闷的一幕。

宣离紧紧盯着蒋阮微笑，仿佛盯着一只即将掉入陷阱的猎物，志得意满。

宣朗站在宣离身边，身子微微内侧，似乎还有些惶恐。

赵光紧紧皱着眉，看向蒋阮的目光心疼无比。萧韶跟他打过招呼，说此事自有安排，他知道萧韶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自己贸然出手可能会坏了萧韶的计划。可到了现在也没见萧韶有什么动静，赵光便在心中将萧韶骂了个狗血淋头。